

劳师傅说,他被选上,是因为政审清白。

我问,你们一起进药厂的青工,哪个不是政审清白?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吧。

劳师傅想了想说,“因为我特别年轻?当时只有18岁?”

我追问道,“其他青工不是和你同龄?”

劳师傅笑了,有点欲言又止。车子沿着高速,正开往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在郊区的药厂。劳师傅这天不是我们的采访对象。他只是作为老员工代表陪我们同行。但车上他谈兴甚浓,谈及往事,激荡心怀。聊及1964年,在他进入药厂工作的第二年,就被选入六神房,从此可以做六神丸,掌握这味中药的国家级保密配方。我问他为何会被选中,他来说来去推说是当时组织认定。

但终于又没熬住。车过半程,大家话题已经转了几转。他忽然像没来由那样说“哎呀,其实我知道原因的”。

我心领神会,立刻接过来问,“到底是什么呢?”劳师傅微微一笑,说,“是因为一场技能比武比赛。”

劳三申,1963年初中毕业,进入药厂工作。家中无人从事医药行业,入这行只为谋生。进厂后他被分进丸散车间的细料间,学做参桂再造丸。所谓细料,是和粗料相对,前者做人参、麝香、鹿茸等珍贵药材,后者做些平价药材。所以一进厂经手贵重药材,已经算是起点高。

一批进去15个男孩子。都是时代产物,面黄肌瘦,胳膊纤细,平均身高才一米五。各种药材经过前道拣淘蒸洗炒的整炮,变成各种目数的细粉,送到细料间准备制丸。工人们将之加入炼蜜,变成坨状,

立秋

一川

稻花香愈重,
叶落即知秋。
闲坐弄堂口,
凉风心底流。



大概十多年前吧,印家袁慧敏赠过我一册当时他的新著《印材收藏》,这是一本并不太厚的印章鉴赏书,全彩精印,图文并茂。所收各式材质的古旧印谱,可谓丰富多彩,传统的如四大印石之外,金玉牙角、竹木陶瓷已不算稀罕,更有如琥珀水晶、珊瑚碎碟、缅甸、果核、瓜蒂等五花八门的印材,叫人看了眼花缭乱,直呼好玩。虽然我也学过几年篆刻,对印章知识粗知一二,但慧敏兄当年这本书,不仅介绍各类印材,还教你如何辨别、赏玩和收藏名家印章,让我从中开了不

有心人

沈轶伦

再擦成一条条,再放入分割机,分割成不规整的剂子。药工们负责要用搓板手工把剂子搓成丸。

搓板是一块带柄的木头。两手持两块搓板一起搓,搓出来的丸子再送去干燥。全部原理就这么简单。但小劳上班,手里搓板一拿,并不赶紧埋头搓。他说,他不急,他先观察。

八点上班,小劳七点一刻就到岗。乘老师傅上班前,小劳先巴巴结结地把准备工作都做妥。等到上班,他先纵观整个车间各位资深年长的药工,花了几天看他们手势。一共有几个动作。做哪一个动作时,谁最好。至于那搓得好的人,为什么搓出来的丸子最规整,至于那搓得快的人,为什么速度就是比别人有效。

等到心里有数。然后他才开始真正干活。他说他在做每一道工序时,都是学习在这道工序上做到最拔尖的人。“我把五六个人的优点都组合起来,我肯定最好啦。”他笑嘻嘻地说,三个月后他就是车间里最好最快的药工。有人见状,遂怂恿他去和最资深有威望的药工比赛,谁能在最短时间搓出最好的丸子。

“嘿,我也是冲头。现在想想不应该去的。去比赛我输了我不会不高兴,比赛赢了我在车间怎么混下去呢?”劳三申说。

那个老师傅一直自豪于是车间里搓得最快最好的。但小劳还是去比了。小劳赢了。

落败的老师傅对小劳怒目而视,指着他咒“小鬼长不大”。不过他到底长大了。兴奋地回去和爸爸老劳说:“我拿老师傅甩掉了。”厂里的领导听说了这个事,啊呀,有个小鬼,进来没几个月,水平能有这种程度。

一战成名。不久后的一天,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。

这在当时非同小可。小劳被通知,自己被选入六神房——这神秘的六神房,制造全中国屈指可数的国家级保密药之一六神丸。许多在制药行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药工,连六神房长什么样子门朝哪里开看都没看到过,更别说走近。甚至历任药厂的领导,也不掌握六神丸的具体配方。自清以降,只有嫡传的六神丸的传承人,才能走进六神房,手工制作六神丸。

小劳父亲很老派。知道小劳要进六神房了,老劳再三嘱咐,“小鬼,你要听领导话哦。”第二句话:“师傅以后比你爷还大哦。”



耐烦

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曾风流放荡懒散,但是他做官后,将“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”奉为座右铭,几乎苛刻地遵从。所谓耐烦,就是要顶得住那些琐碎而麻烦的人和事,意思虽然简单,并不见得一定能做到做好。关键是这个“耐”字,就是要和自己急躁浮泛的脾性作抗争,努力做到谦虚、专一、内心镇定。

曾国藩深知,自己处事如果不急躁,就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,如此,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。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,人与人的差异,就在“耐烦”和“不耐烦”之间。

翻译赴东瀛交流印学或商谈艺术出版事宜,往还于两地的文物书画社,并经眼过手了大量的明清书画印章实物,聪明人自然不会错过如此大好的学习机会。

海上印人说石香

管继平

良机,慧敏兄如鱼得水,加之其悟性高手脚勤,久而久之,练就了他一副赏真辨伪的“火眼金睛”。平时我若遇上吃不准拿不稳的东西,常常请慧敏兄为我“掌眼”,记得有一次朋友托请鉴画,我特意邀请了慧敏同住。朋友翻出来一幅又一幅书画,

进了六神房,学徒三年,同进去的师兄没留住,小劳入了师傅法眼,师傅一身武艺悉数传授。小劳自此成为第五代六神丸传承人。时至今日,六神丸还是全部依赖手工泛制,一粒粒微粒直径1.5毫米,仅重3.125毫克,裹进十几粒珍贵药材,机器不逮。

“所有的事情,我都喜欢钻研。我一生一世喜欢动脑筋。所以即便突然叫我去一个新的地方、新的领域,我也不怕。我自己有数的,我就会是第一名。”已经是老劳的劳师傅说。

车子到药厂了,远远就看到连绵起伏的围墙和大型厂房。车子沿着围墙开了很久,还未绕到药厂大门。真是个大厂啊。我想。看一眼边上的老劳。他是在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摘取珍珠的人。

我8岁那年,开始读《红楼梦》,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夸张。

起初是看1987版电视剧,喜欢灵慧可爱的黛玉,秀丽娴静的宝钗,美艳泼辣的凤姐。儿时的我,和宝玉一样,喜欢团聚,不喜欢分散,剧中众人凄惨的结局,让我难以接受。听大人说,书中的结局没电视那么悲惨,我便找了一百二十回的《红楼梦》读。

因为太喜欢《红楼梦》,所以书中的每个细节,小到金星玻璃为何物,大到小花枝巷的房子价格几许,我都想弄明白,乐此不疲。有的疑问找不到答案,就看许多明清的史料、笔记、小说,渐渐了解,那个时代的贵族、士大夫如何在朝堂上明争暗斗,如何在庭院、书斋里消磨时间,底层的老百姓在劳碌谋生时,积累了哪些生活智慧,而那些失去人生自由的奴隶,又面临哪些压迫,为何麻木。

后来进复旦大学读本科,我特意跨选了《红楼梦》的讨论课,每周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。那期间,我成了复旦“日月光华”论坛《红楼梦》版的活跃分子,不时和同好们切磋。大三那年,我做了版主,发起“红楼式聚会”。秋天,大家一同骑车去共青森林公园看菊花展,重温曹公笔下菊花诗会的情景。冬天,去日本料理店吃烤肉和烤香菇,想象宝玉和湘云吃烤鹿肉的滋味。春天,在茶楼玩游戏,有心的学姐模仿书中的情境,做了花签,大家抽签玩。

印象最深的,是我主持了《红楼梦》的抢答赛,熟读《红楼梦》的有心人人才知那些有趣细节的出处,比如,宝玉为平儿理妆时,装胭脂的盒子是什么材质?宝玉冒雨夜探黛玉,黛玉怕他跌跤,借给了他什么灯?版友们抢答,场面很是热闹。有次我出了一道题:麝月和晴雯哪个高?结果,把版友“烤焦”,他们抱怨题目出得刁钻,还有人说:“题目一定是戴萦袅出的!”

其实,谜底在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一回中。贾宝玉的丫鬟袭人因为母亲重病回家,晚上由晴雯和麝月替宝玉值夜。麝月对晴雯说:“好姐姐,我铺床,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,上头的划子划

微观红楼之乐

戴萦袅

上,你的身量比我高些。”见晴雯怕冷,体贴的宝玉便自己起身出去,放下镜套,划上消息。

“消息”指的是机关。

八仙剧《铁拐李》中,铁拐李的前世小吏岳寿,生前作恶多端,死后来到地府,阎王命烧起油锅,放上一文金钱,让岳寿自己去拿。岳寿还不知是要将自己下油锅惩罚,竟狂妄地说:“火炕里消息我敢踏,油锅内钱财我敢拿。”

“踏消息”意为踩了机关,能使机件转动,引申为使事态转变。元代杂剧《赚蒯通》中,萧何忌憚韩信手握兵权,欲以权力引诱韩信入京,再诬其谋反,将其诛杀。韩信的谋士蒯通识破诡计,劝韩信不要去:“若将军一脚到京畿,但踏着消息儿你可也便身亏。他安排着香饵把鳖龟钓,准备着窝弓将虎豹射。”

到了《红楼梦》中,“消息”早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暗窍了,而是贾宝玉穿衣镜上的一个小零件。刘姥姥二进荣国府,醉酒后误入宝玉的怡红院,无意间撞开镜子的消息,露出卧室门来。消息的样子,国内的文献鲜有相关记载。曹公称其为“西洋机括”,我只有在国外的专著中找寻。英国汉学家大卫·霍克斯,把刘姥姥撞开的消息译作spring(弹簧),把宝玉划上的消息译作catch(门闩、窗钩、箱笼的搭扣这类)。严谨博学如霍氏,也不能确定消息的形态。经年累月,红楼梦里神秘的细节一一探明,相对而言,麝月和晴雯关于消息的对话等细节,实在是很简单了。

我还喜欢从博物馆和历史建筑里找寻《红楼梦》的痕迹。曹雪芹先人世代担任江宁织造一职,2010年赴美留学前一天,我去南京的云锦博物馆,见到了《红楼梦》中“万字不到头”的锦缎,以及现代人按照书中描写所制的“雀金呢”。去北京时,我去探访曹雪芹姻亲平郡王府旧址。可惜那里已改成了小学,门卫很是狐疑,上下打量,似乎是不能理解,这么毒的日头,怎么会有人来探究这些。我自陈想写一些清朝的故事,门卫摆手不迭,说:“被你们这种小姑娘一写,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呢!”

解读、钻研、探讨《红楼梦》,带给我许多快乐,小小的烦恼,只是过眼云烟。

城市与母亲河

陈钰鹏

自海外,他们在靠海边的某些合适地方停靠船只,这些地方就成了码头(或港口),从码头出发进而开发内地,然后在经济上剥削内地,所以沿海城市从一开始就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,无论是交通运输、货物转运,还是加工工业的形成发展以及城市管理等都比较先进。

欧洲的城市傍河,与当时罗马帝国时代的建桥、造浅滩有关,利用浅滩的商人就被迫在浅滩上或桥的附近逗留并出售货物。而一些城邦的邦主为了保护河渡,几乎都要建造城堡。在城堡的保护下,城市便慢慢发展和繁荣起来。欧洲的不

城市如果意译的话,都带一个“桥”字或“滩”字。而水路运输与当时蹙脚陆地的道路相比,是最方便、最经济的交通方式。

河流越来越受到重视,后来终于有了一个亲切的名字——母亲河。关于中国的城市及母亲河,有着不少特殊的说法。河流流经地区多属广阔的平原,土壤肥沃、灌溉便利,水路运输得天独厚,水产资源丰富;河流还是

天然的屏障。不过有人研究后得出结论:中国的大部分傍河城市都建在河的右岸(人的视觉方向与河的流向一致时的右方)。中国有句老话叫“左河

右路,前池后山”(语出风水学,意谓宅居的左边有河,右边有路,前面是池塘,后面靠山是一种居住择地的优越模式)。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堪舆学(风水学)在我国流行过一阵子,但社会上意见分歧,赞成者说得头头是道,反对者说它是迷信。

有些说法似乎已经超出了风水学,显现出一定的科学分析成分。“河右为吉,河左为凶”是一种环境观,有人从地理学角度来解释,认为地球自西向东逆时针转动时(风水学认为这是阴气的根源),北半球的内部因惯性作用而产生一股“右向”的偏移力,使北半球所有的河流右岸受水流挤压较大,集结了较多的对生物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,故右岸的生气较足,草木繁茂,更宜于人类生存繁衍。

七夕会

工整端庄,而是追求疏密感的强烈对比,线条舒展婀娜,姿态妩媚流转,妍美灵动,于海上印坛独树一帜。难怪童衍方师评其印是“效金鼎山人而能摄其神,自具风韵”,陈鹏举先生则赞其印“古意弥漫,清气粲然”,为此,慧敏兄近年在圈内赢得“袁三庚”的徽号,并非浪得虚名也。如今,慧敏兄花甲初度,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《袁慧敏石香印谱》,收录慧敏兄近年所作精品印作二百余方,一叶一款,精装精印。这些作品不仅让我们阅之赏心,还能从中窥到慧敏兄丰富的印外学养,这可是一般印家所难以具备的。